

水土深处 张姓六贤与中原魂脉

■ 卢书兵

黄昏时分,夕阳为帝舜故里 的轮廓镀上一层古铜。望着“张挥公园”的路牌,心里忽地被什么扯了一下——这片被黄河泥沙沉淀又滋养的土地,竟如此慷慨地哺育了一群以“张”为姓的先贤。他们从濮水岸边走出,各怀一份近乎偏执的德行,将“贤、智、孝、忍、慧、诚”活成了六种照耀山河的姿势。

今天,濮水早非《诗经》所述的旧貌,但其滋养过的土地,仿佛仍夹着上古弦音。想像那位先贤,在此仰观弧矢九星,俯察草木形态。《世本·作篇》中载“挥作弓,牟夷作矢。”这“贤”,是烛照蒙昧的初始光明。他将混沌的力,驯化为有方向的“射”。弓弦震颤的第一个音符,定下了大姓千年的基调;张,是开,是举,是生命张力向着未知的劲射。他手中诞生的,何止是武器,更是先民首次将意志如箭镞般锐利楔入命运靶心的决断。

——濮水在此轻轻转弯,把“贤”的箭声传向下游。

顺流而下,时光收紧至战国的纵横。搅动风云的张仪,便从这水土里长出。他的“智”,是淬了火的冰。《史记》载其游说诸侯,以“连横”之术破“合纵”之策。我见一个冷酷弈者,以山河为枰,城池作子。这智性太耀眼,也太危险,抽去道德的温血,露出逻辑锋利的骨骼。可这骨骼,偏偏以

极致理性撑起了那段诡谲的历史,成了土地阴阳两面中不可或缺的冷峻一极。濮水水土,既养挥公通天的灵性,也养张仪彻地的智慧和谋略,一仁一智,恰如天地平衡之道。

——濮水再转,把“智”的寒光折向人间烟火。

若说张仪的“智”令人背脊生寒,隋唐的张清丰则让心口一烫。他的“孝”非关青史褒奖,而是唐大历七年始置的清丰县里,每日从店肆飘出的第一缕面香。那烧饼专为母亲所打,“第一炉”不售,帝王的征召与尘世功名,在这缕炊烟前失了份量。孝,成了人间至高无上的王。一座县城因他而命名,是比任何碑铭都更坚实的记忆。黄昏里默念“清丰”二字,舌尖似品出麦芽的甘甜与执拗的暖意。

——濮水三转,把“孝”的甜味带人烟火深处。

暖意未消,又遇更深的震撼——百忍堂前那匪夷所思的“忍”。张公艺九世同居,堪为伦理奇观。唐高宗李治询其治家之道,老人不言,挥毫写下百余“忍”字。那非懦弱退缩,而是一种浩大的“容”。他忍住个体嗔怒,撑开的是家族九百口人、跨越数百年的穹庐。这“忍”,是儒家理想在人间筑起的最温柔亦最坚韧的堡垒,以近乎神迹的秩序,

对抗时间的消磨与人心的涣散。

——濮水四转,把“忍”的穹顶架于河面之上。

同为唐代,另一身影将目光投向星空。一行禅师张遂,其“慧”贯通天地人神。他是禅门巨擘,亦在世界上第一次测出子午线长度,第一个发现恒星运动现象。《旧唐书》称其制定《大衍历》,表明中国古代历法体系的成熟。痴想他夜深观星,指尖划过精密刻度时,是否也听见了千年前挥公制弓那声开天辟地的弦响?他们以不同方式,丈量宇宙的规矩;挥的弓,度量力量与方向;遂的尺,度量时空与节律。从弓弦到星辰,这智慧脉流,在血脉与地理源头隐秘汇合。

——濮水五转,把“慧”的尺抛向夜空。

乱世最易焚书,也最需擎火之人。五代张昭,便在这样的烈焰中,以“诚”为甲冑,守护文明余烬。他历五朝十一帝,每逢鼎革皆是思想劫难。在现存的17种360卷的五代实录里,张昭所参与编撰的计有10种175卷,这在五代实录的修撰者中绝无仅有。他于烛火飘摇的案头,一笔一画校订经籍;在兵戈鏖杀的间歇,笔锋簌簌是文明微弱的呼吸。这“诚”,是对历史真相与文明传承近乎

殉道的赤诚。他所处的汴梁或洛阳,离濮阳不过数百里,那守护的勇气源头,或许正来自故土深处,如弓弦般绷住文明张力千年未断的韧劲。

——濮水最后一转,把“诚”的灯火递入长夜,也引向尾声。

夜色渐浓。濮水在夜色里成了一道幽暗的脉动,远处颍颍垂都的土网沉默矗立。我忽然了悟,这“六张”并非孤峰。他们铸成了一条悠长的河岸,标记着中华德行蜿蜒的流域;挥的“贤”是破晓;仪的“智”是午时炽烈而危险的日晷;清丰的“孝”与公艺的“忍”,是晚霞中灶火与伦理穹庐的温暖光晕;一行的“慧”是夜空清澈的法则;张昭的“诚”,则是长夜里守望至白首的那盏孤灯。

风从河面吹来,带着泥土与时光的熟稔气味,仿佛看见六道身影,在岸边渐次显现,又缓缓融入身后万家灯火。他们并未远去,只是化作了这片土地的性格与记忆。那千万人之中,或许仍有弓弦的震颤在血脉里低鸣,仍有星辰的轨迹在眸中运行,仍有“第一炉”的孝义在巷陌蒸腾,仍有“百忍成金”的包容在屋檐下生长,仍有“乱世护书”的诚挚在书卷间流淌。

濮阳不语,大河长流;“六张”风骨,已成水土。⑮

木匠爷爷的刨花与奶奶的拉呱

■ 杨学林

村口老槐树的年轮里,藏着我童年最温暖的底色,也裹着一段浸了苦与甜的往事。

爷爷弟兄俩,我爹本是亲爷的儿子,却因大爷爷膝下无儿无女,自幼便过继了过去。大爷爷是五星乡十里八村有名的木匠,一把刨子磨得锃亮,走到哪都能引来乡邻围看。他的脊背总有些微驼,那是常年弯腰刨木头留下的痕迹,可手上的功夫却利落得很,方桌、板凳、衣柜,经他的手出来,榫卯严丝合缝,木纹都透着规整。农闲时他就揣着墨斗、扛着锯子走百家门,东家请做嫁妆,西家求修农具,他从不计较工钱多少,管顿饭乎饭就乐呵呵应下,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实善人。

1959年的中原,日子苦得很。地里的收成少得可怜,连路边的树皮都被剥得光秃秃,能填肚子的东西掰着指头都数得过来。大奶奶饭量大,那点按人头分的口粮,她吃了还总喊饿。大爷爷看在眼里,每次把自己碗里的粗粮馍馍、稀糊糊,悄悄拨到她碗里,自己只啃点难以下咽的糠菜。日子一天熬,他本就因常年在外奔波清瘦的身子,愈发单薄,终于在一个飘着冷雾的清晨,再也没醒过来——他是活活饿死的。

家里的顶梁柱倒了,可日子还得往下过。大奶奶没掉多少泪,只是眉眼间多了层化不开的愁,却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我们五个孩子。那时候,我和弟弟妹妹总爱黏着她,她就搬个小马扎坐在老槐树下,把我们拢在她的怀里或背上,慢悠悠地拉开了话匣子。她的拉呱没有章法,有讲村里老辈人的传奇,有说她年轻时跟着大爷爷走村串户的见闻,也有编些神仙精怪的小故事。她的声音沙哑却温和,像老槐树的枝叶摩挲着风,我们几个小脑袋挤在一起,听得入了迷,连村口的狗吠都成了背景音。

春去秋来,槐树叶落了又长,我们就在大奶奶的拉呱里长大了。那些带着乡土气息的故事,那些藏着人情冷暖的念叨,像一颗颗种子,悄悄落在了我心里。长大后才懂,大奶奶的拉呱里,有她对生活的韧性,有对大爷爷的念想,更有对我们这群孩子的期盼。也正因这份熏陶,我对文字有了天然的亲近,闲来便提笔写写画画,竟也成了个业余作家。

如今老槐树还在,大爷爷的刨子早已锈迹斑斑,大奶奶的拉呱也成了记忆里的回响。可那些刨花的清香,那些故事的余温,却始终萦绕在我心头,成了我笔下最动人的底色,也成了我这辈子都卸不下的乡愁。⑮

■ ■ ■



年集随笔

■ 高嵩

“年年作难年年过,处处无家处处家。”这是旧会常年吃糠咽菜年代,穷人家对“过年”的写照。那时是“富人的年下,穷人的难下”,穷苦百姓平时食不果腹,寅吃卯粮。“清早菜,上午糠,晚上碗里照月亮”乃是生活的常态化。只有年下(春节)才能解馋饱口福。于是盼星星,盼月亮,望眼欲穿地盼年下。

让我们一起回到旧时的年下。农历腊月伊始,大年便拉开了序幕,开始预热。家家炒花生、瓜子,包菜馍,做腊八粥,大人孩子剃头理发,常说“有啥没啥,光头年下”。贤妻良母,青衣吁食为孩子们赶做新鞋、新衣,哪怕再穷再难,东借西取,也要置办年货。于是集市便活跃起来。待到腊月二十以后,市场一天比一天升温发酵,便集、会不分。不管“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”或“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”,集市上天天人山人海,人头攒动,压肩耸背,熙熙攘攘,挤拥不动。南腔北调的叫卖声,震耳欲聋的鞭炮声,掺杂着杂七杂八的噪声像开了锅的水,沸沸扬扬,这叫“乱市”。所谓“乱市”,就是平常农村集贸市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,凡集贸市场,分门别类,各有所归。比如骡马市(牙市)、金货棚(布匹首饰)、肉禽市、木料市、猪羊市等,必须到指定的场所、位置交易经营,不得乱设摊点、乱摆乱放。一进腊月,便打破常规,放开市场,随便经营。

集市一放开,给乞丐、市偷、扒手创造机遇,他们在人员密集的场所各显技艺,饱装私囊。比如,“叫街的”用那沙哑颤抖的声调,故弄技艺,先抬高嗓门,用高八度的音调喊叫:“行好的——大爷——大娘!”这些“叫街的”大多饥寒交迫、饔飧不济,殊不知有的乞丐是赝品,给他食物不要,专要钱币,回家脱去伪装的外衣,露出庐山真面目,用嗟来之钱挥霍享受。还有一种无耻缺德的乞丐,俗称“欸(chu)街的”,他们一不做二不休,像个贼头

贼脑的鹰雀,在街上东望望西瞅瞅企图猎取食物。一旦发现有人买到烧饼、果子(油条)食物之类,哪怕你正津津有味地吃着,冷不防来个猛虎扑食,欸来就跑。

至于“打莲花落”“拍道唱”“唱门”的就文明点,他们往往用自制的竹板或乐器作伴奏,在门市或摊位前自编自唱,讨取钱物,大多明智的商户怕影响生意,一看是“唱门”的没等开腔便慷慨解囊,扔上块二毛支应开。也有掌柜的吝啬,抠门,不施舍。不过“唱门”的也有招儿,先编好听的唱词奉承:“大老板,真富态,好人好心好发财,修的五男二女十八孙,楼房瓦舍好气派!”

我小时候是个“吃饱欢”。特别是盼年下,更是梦中梦。往往一进腊月便经常追问母亲:“年下还有几天?”“甭问了,早着呢!”母亲显然不耐烦。殊不知,富人年下穷人难下,“年关年关,年年过关”,讨债的推不出门,到处躲躲闪闪,惶惶不可终日,到了大年三十除夕鞭炮一响才敢回家,这就是穷人的年下。

一到年根,当家的便做了大难,再苦再难,起码年货得置买点吧,诸如香、蜡、纸、供、柴米油盐酱醋之类,大年五更总得吃顿饺子吧!哪怕杂面素馅的。大人甭说,总得给孩子扯件新衣裳吧!哪怕以次充优,做件单衣把破旧不堪的旧衣裳上,花花的,哄哄孩子也行。标准说起来不算高,可是家徒四壁,望年兴叹。无奈只有忍痛割爱,把仅有留做种子的花生、棉花、粮食卖掉一部分,拆东墙补西墙,凑合着过去年关就行。

赶年集,我是必须要去的,尽管大人因手头拮据,怕我上会要买这买那,尽管承诺给我捎好吃的,也绝不会妥协,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。一到会上便如愿以偿,如鱼得水来往游踪。先买鞭炮,再买

■ ■ ■

六十岁如期而至

■ 有缰野马

时光的步履轻缓而坚定,迈过一个个春夏秋冬,六十岁,就这样如期而至。站在人生的特别节点上,蓦然回首,侧身环顾、举目前瞻,心绪漫过时光河,感悟织就岁月篇。

回头看,花甲流年似梦痕,浮生六十尽烟闲。一个甲子的光阴,恍若一场悠长而斑斓的梦。曾有“踏平坎坷凌水上,问鼎奖杯慰苦辛”的成功,也曾有“错过花期春不再,空留残韵忆当年”的遗憾;曾有“捷报飞来心花放,醉里长歌意气自飞扬”的欢喜,也曾有“满怀期许皆成空,半世奔波尽是殇”的失落。艰难困苦、荣辱得失、悲欢离合,都在岁月的冲刷下,如清晨的薄雾渐渐消失在时光的风里,变得朦胧而淡远,过往种种,皆为序章,不必追、不必忆、不必念,只当是梦里的痕、烟中的影,轻轻放下、缓缓释然。

左右看,六十春秋皆顺意,笑看同辈竞风光。站在六十岁的渡口,望向身旁的人潮,各有各的风景,各有各的奔忙,各有各的赛道,各有各的赛道上策马扬鞭,奋力前行;有人已然归隐田园,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品味人间烟火;有人坐拥名利,鲜衣怒马;有人安于平淡,静享流年。而我,在岁月的打磨中,早已寻得属于自己的节奏。六十春秋,顺顺利利走到今天,绝对是岁月最好的馈赠,虽无众人瞩目的荣光,却有不负韶华的恬淡,也无惊天动地的壮举,却有不负人生的平凡。大家庭和睦共处、团结友爱、笙歌同音,小家庭女儿孝顺、女婿温谨、爱人贤淑。不再羡慕他人的光鲜,满足于六十年的安稳,不

再纠结于自己的慵懒,自恋于六十年的顺遂,笑看同辈们的各自精彩,也悦纳自己的寻常岁月。这份知足,便是人生六十年最完美的注解和最美好的回忆。

向前看,甲子一回启新程,花甲无妨再骋怀。六十岁不只是人生的驿站,而是顿悟后的全新启程。不必再为俗事烦忧,不必再为得失困扰,从前觉得必要的应酬,如今看来不过是过眼云烟;从前曾经忽略的美好,如今都成了心中的最爱。花甲又何妨?依旧可以胸怀天地,活得潇洒而自由。不再有“我问青山何时老,青山问我几时闲”的缺憾,不再有“迷途不识来时路,逐利难寻旧日魂”的迷失,不再有“左思牵怀愁辗转,右想萦回夜难眠”的纠结,尽可以感受“静坐小溪听风吟,酣睡树下迟日归”的安逸,沉醉“一杯毛尖润心田,二两老酒浮午盏”的惬意,迷恋“采菊东篱心自远,坐看云起意安然”的悠闲;也可以约上三五老友,登高望远,谈天说地,或麻将消遣,或举杯共饮,或饱览群山;可以到弥勒与老伴一起带着外孙尽享天伦之乐;还可以回老家静养,侍弄菜园,自我逍遥、悠然自得,不求大富大贵,惟愿保持素心,伴三餐四季,看日月起落,赏星光流转;怀揣不老心、再骋千里怀,去书写下半场的精彩。

六十岁,如期而至。回首,往事如烟,无憾无怨;环顾,岁月静好,知足常乐;前瞻,前路漫漫,未来可期。愿往后的每一个日子,都能在从容与热爱里,慢慢走,细细品,时时安然,岁岁年年。

藏在围巾里的亲情

■ 刘彦州

一个冬日的早晨,儿子睡眼惺忪地递来一条围巾,帮我系上,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,祝我生日快乐。围巾裹着冬阳,轻轻落进我的衣领。从那天起,我天天围着这条围巾,即便哪天升温,也不例外。

我觉得围巾远不止是御寒之物,它承载着亲情记忆与时光回望,成为回忆的载体、表达爱的信物。摩挲着这条新围巾,我想起人生中几条难忘的围巾,想起藏在围巾里的亲情印记。

我在远离县城、毗邻省界的小乡村长大。王世杰是我的启蒙老师,虽在我村小学任校长,但从未离开三尺讲台,整天与孩子学在一起、玩在一起。方圆几个村庄,70岁以下上过学的,几乎都是他的学生。春冬两季,他喜欢戴条老家俗称围脖的围巾。他很讲究,围巾系法也多,总觉得围巾像一条引领我们成长的旗帜。上课时,围巾不听话,他就用手往后面甩或往前拉,把围巾整理得恰到好处。围巾一头有个烧焦的小洞,为不失尊严,他把小洞藏起来,不让我们发现。从那时起,我就梦想拥有一条属于自己的围巾。

我家兄弟姊妹多,作为家里老小,我在家里特别受宠爱。尽管物资匮乏,但我的童年是幸福的,从没饿过肚子、挨过冻。除与小伙伴们放羊、割草外,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听哥哥、姐姐给我讲故事。上初中时,大姐给我买了一条红蓝相间围巾,红的像火,蓝的像海,格子花纹,质地柔软。梦想终于实现了。那时候,不知道攀比,穿的衣服、鞋子都是母亲做的,吃的是从家里带来的馒头、咸菜,吃的是什么、穿什么不大在乎。大姐生怕我穿的太破让人看不起,总在集市上给我买些衣物,其中就包括这条围巾。从初中到高中,这条围巾一直伴我。

参军入伍前,我就和女朋友订了婚。虽出身乡野,但她有一双天生的巧手。她十四岁就能织布、裁衣,十六岁就在家设班授徒,每学期学员少则三四十人,多则五六十人,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小裁缝。有一次,我俩骑车去县城赶集。那时候,中山装、陈真服、牛仔褲特别流行。在县百货大楼,看到一件陈真服做工很好看,她问我想不想要,我说你觉得好看我就要。于是,她让售货员取下衣服左看看右看看,里看看外看看,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,但看她心里好像有个底。问清价格后,她借故离开。随后带我到布匹市场挑选购买布料、衬肩、扣子等辅料。三天后,我便穿上了这件与百货大楼一模一样的陈真服。当我的小伙伴得知衣服是我女朋友做的,纷纷央求定做。

女朋友送我的围巾,是我报名参军即将奔赴军营的一天晚上给的。围巾是她亲手编织的,像是亲笔写成的情书。她把对我的思念、牵挂、祝福、期待,都编织在这条围巾里。围巾针脚密,紫色打底,七彩搭配,厚薄适中。图案寓意也好——长城垛口是守望,垂柳枝头是思绪,老屋炊烟是归期,清风明月是静好。到军营后,战友们都争相传看这条围巾,有个江苏战友愿出50元买下。要知道,那时津贴每月才20多元。我不舍得卖,也不会卖。围巾的每道纹路成为思念的等高线,能翻过道道山梁,能望见归途。

围巾的材质在变,花形在变,但包裹其中的爱与亲情未曾改变。王老师的围巾裹着教育坚守,大姐的围巾系着手足温情,爱人的围巾蕴着爱情思念。每道经纬都是岁月的注脚、生命的感动。寒风中,当我收紧围巾的那一刻,指尖触碰的不仅是毛线,而是一双双挡过风雪、温暖我的手。⑮

■ ■ ■